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正式记录

第二十年

第一二三五次会议

一九六五年八月五日

纽约

目次

	页次
临时议程(S/Agenda/1235)	1
通过议程.....	1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塞浦路斯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5488):	
(a) 一九六五年七月三十日土耳其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6571);	
(b) 一九六五年七月三十一日塞浦路斯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6581)	1

说 明

联合国文件都用英文大写字母附加数字编号。凡是提到这种编号，就是指联合国的某一个文件。

安全理事会文件（编号 S/…）通常刊载于每三个月印行一次的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补编内。文件全文或有关资料可按日期在补编内查阅。

安全理事会决议依照一九六四年所通过的体制编号，刊载于每年一卷的安全理事会决议和决定中。新体制于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起全部实施，并追溯适用于以前通过的决议。

第一千二百三十五次会议

一九六五年八月五日星期四下午三时在纽约举行

主席：R. 杰克林爵士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出席者有下列国家代表：玻利维亚、中国、法国、象牙海岸、约旦、马来西亚、荷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和乌拉圭。

临时议程(S/Agenda/1235)

1. 通过议程。
2.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塞浦路斯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5488)；
 - (a) 一九六五年七月三十日土耳其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6571)；
 - (b) 一九六五年七月三十一日塞浦路斯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6581)。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塞浦路斯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5488)：¹

(a) 一九六五年七月三十日土耳其常

¹见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十八年，一九六三年十月、十一月和十二月份补编。

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6571)²

(b) 一九六五年七月三十一日塞浦路斯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6581)²

1. 主席：按照以前会议的决定，我建议请塞浦路斯、土耳其和希腊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参加这个问题的讨论，但无表决权。

应主席邀请，S. 基普里亚努先生(塞浦路斯)、O. 埃拉尔普先生(土耳其)和A. S. 利亚蒂斯先生(希腊)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2. 主席：在安理会开始讨论议程上的问题之前，我想提醒诸位代表注意秘书长于一九六五年八月五日提出的关于当前事态发展的报告[S/6569/Add.1]。²我还想提醒安理会各位代表注意一九六五年八月四日的一封信[S/6594]，²在这封信里，土耳其常驻代表要求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的规定，给予登克塔什先生在安全理事会上发言的机会。这封信提到安全理事会在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七日举行的第一〇九八次会议上讨论这个问题时，曾经根据第三十九条的规定作出决定，邀请登克塔什先生在安理会上发言。

3. 除非哪位安理会代表提出反对，那么，按照第一〇九八次会议的决定，我认为，本安理会愿意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的规定，邀请登克塔什先生在安理会上发言。

²同上，第二十年，一九六五年七月、八月和九月份补编。

4. 我注意到安理会的诸位代表没有人提出反对。因此,我想在辩论进行到适当的时候请登克塔什先生在安理会上发言。

5. 现在我想以**联合王国**代表的身分发言。

6. 我国代表团曾经以焦虑的心情注视秘书长七月二十九日报告[S/6569]²中所叙述的连续发生的事件,这些事件导致了安理会再次就塞浦路斯局势进行辩论。现在我们又收到秘书长八月二日的另一份报告[S/6586],²这份报告对事件发展的最新情况作了补充。

7. 我相信,安理会诸位代表都会认识到,我国政府对塞浦路斯的一贯政策是鼓励达成一项为各有关方面所能接受的政治解决。我国政府完全支持首次体现在安理会第一八六(一九六四)号决议中的各项决定。通过派遣军事人员参加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通过不断地鼓励争执各方同联合国合作并谋求解决它们之间的分歧,我国政府已经尽它最大的力量支持这个决议的精神和意图。

8. 在过去几个月中,安理会有理由希望联合国在塞浦路斯的坚持不懈的、耐心的努力正在取得一些进展。我国代表团对塞浦路斯今年长期保持相当平静的气氛感到高兴,同时对安理会在六月份讨论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的驻扎时间延长六个月问题时所出现的克制的和建设性的语气感到鼓舞。

9. 因此,我国政府对秘书长在其报告[S/6569]中所叙述的事态发展感到十分忧虑。根据秘书长的报告,安理会谅已注意到,事态的发展已加剧该岛的紧张局势。英国驻尼科西亚高级专员于七月二十六日向塞浦路斯政府递交了一份我国政府的函件,表达了我国政府的忧虑。在该函件中,英国政府指出,正如秘书长在报告中所叙述的,塞浦路斯政府在七月二十三日颁布了一项旨在制订众议院选举条例的法令,其中没有规定希腊族和土耳其族居民分别进行选举的条文。

10. 英国政府还提到,众议院是在土耳其族的塞浦路斯议员缺席的情况下通过这项法令的。作为保证国之一的英国政府,认为这种行动违反了塞浦路斯共和国宪法,特别是违反该宪法的第六十二条和第七十八条(二)。但我国政府递交这个文件,还考虑到另外一个重大的问题。我国政府强调指出,鉴于安全理事会第

一八六(一九六四)号决议实施部分的第1段和第3段业已要求各会员国不得采取可能促使塞浦路斯局势恶化的任何行动,并要求塞浦路斯各族居民及其领导人采取最大限度的克制。因此,我国政府对塞浦路斯政府竟然采取这种行动,深表遗憾。英国政府明确地希望塞浦路斯政府不要采取任何步骤实施这个新法令。鉴于有人在上次会议上谈到了我国,我愿在这里补充一下,我国政府认为应该澄清它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我不打算重述我国作为塞浦路斯共和国的三个保证国之一的法律和历史背景。我认为最好是请安理会诸位代表参阅帕特里克·迪安爵士一九六四年二月十八日在安理会第一〇九五次会议上的发言。我认为安理会诸位代表将从中发现我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是有充分理由的。

11. 当然,我也注意到塞浦路斯政府对保证条约的继续有效性是有异议的。塞浦路斯外交部长在上次会议上的发言就有这种意思。因此,我不得不乘机机会简要地再次说明一下我国政府的立场。

12. 我国政府认为,保证条约是塞浦路斯所赖以独立的一系列条约的重要组成部分。所有这些条约,还有塞浦路斯宪法本身,都是经过直接有关的各方之间的自由谈判而订立的。因此,我认为,要改变这些条约,只有通过谈判,或者通过有关各方能够接受的任何其他方式;这些条约既不能单方面加以废除,也不能以其他任何方式加以处置。我相信安理会诸位代表一定会承认,各项国际条约必须得到尊重,如果这些条约确实成为一个争端,这种争端也只能通过谈判和协议来解决。

13. 事情很明显,在塞浦路斯的特殊情况下,如果任何一方不按照我刚才谈到的原则办事,那么,这个岛上的困难局势——从去年年初以来,本安理会就一直被这种困难局势所纠缠——只会继续扰乱东地中海地区的安宁和该地区各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因此,我国政府认为,切实可行的办法是,在有关塞浦路斯的各项条约经过共同协议加以修改以前,塞浦路斯政府各机构应该按照宪法办事。鉴于这些理由,我国代表团只好坚持认为:塞浦路斯政府最近的行动,是不符合安理会第一八六(一九六四)号决议的精神和条文的,特别是不符合该决议实施部分的第1段和第3段。

14. 塞浦路斯外交部长辩解说,塞浦路斯不存在紧张局势。但是,凡是看过秘书长七月二十九日报告[S/6569]的人,无不认为颁布新选举法的结果业已使塞浦路斯局势更加困难。它已经引起塞浦路斯土族的领袖们和代表们采取对等的行动。我们对这些抱着完全相同的看法。

15. 总之,我们认为塞浦路斯政府颁布新法令的行动是违反一切希望和平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人的利益。如果采取任何行动实施这个法令,就有大大加剧两个民族之间的紧张关系的危险。安理会的一贯目的是避免这种紧张局面。因此我敦促塞浦路斯政府不要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来实施这个法令。

16. 由于考虑到这一点,我国代表团对贝纳德斯先生和蒂迈雅将军向塞浦路斯政府和塞浦路斯土族领导人提出的要求各自克制的劝告,以及对秘书长在七月二十七日发出的呼吁表示欢迎。我们高兴地从秘书长报告的第26段中获悉,他已得到适当的保证,即双方将自行克制和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引起一场危机的行动。那些有关克制和节制的劝告是完全符合第一八六(一九六四)号决议的,我想安理会诸位代表也会跟我们同样认为,各有关方面严格遵守该决议是极其必要的。

17. 约斯特先生(美利坚合众国):在过去几个月里,我们看到塞浦路斯的紧张局势有逐渐消失的迹象,感到很振奋。在这方面,我想起了秘书长在一九六五年六月十日报告中的比较乐观的口气,当时他说:

“回顾在这段时期的最后一个月里,局势格外平静,同时,在某些有直接关系的地区,有迹象表明,人们有了新的决心来防止骚乱的发生,至少在当前这个政治上很微妙的时期是如此。”[S/6426,第39段。]³

因此,我们有理由希望——特别是在安理会于六月十六日[第一二四次会议]一致同意把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驻扎时间延长六个月之后——岛上恢复正常的前景正在改善。

³同上,一九六五年四月、五月和六月份补编。

18. 然而,我们面前却摆着秘书长的这份报告,它再度引起过去一年半中塞浦路斯局势所经常引起的人们的严重关切。我在这里插一句话,我要向秘书长及其工作人员表示敬意,因为他们及时地准备了这些报告,这些报告对于指导我们的讨论确实是非常有价值的。我们从这份正在讨论的报告中注意到——用秘书长的原话说——“最近塞浦路斯事态的某些重大发展……加剧了该岛的紧张局势”[S/6569,第1段]。

19. 情况似乎是这样,塞浦路斯希族的议员们,眼看他们的任期将于八月十六日届满,于是就通过了一项法令,使他们的任期和正在执政的政府的任期无需经过选举而延长一年。然而,秘书长的报告说,塞浦路斯政府并不以延长任期为满足,又进一步修改了选举法。就塞浦路斯土族人和土耳其政府以及至少另一个保证国而言,这种行动是不符合苏黎世-伦敦协定和塞浦路斯宪法的。人们不必援引法理上的论据,便可认识到这种行动很难说得上是符合安全理事会第一八六(一九六四)号决议中提到的那种“克制”精神的。

20. 我国代表团对待这个问题的基本原则,仍然是安理会在该项决议中所阐明的原则。我们仍然认为各项条约不能单方面加以修改或废除。我们依然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按照决议中所说的,采用“协商的”和“和平的”办法。如果我们要朝着这种解决办法前进的话,严格遵守该决议的第1段和第3段仍然是必要的。我们都会记得,那两段是要求各会员国不要采取任何可能使塞浦路斯局势恶化或危及国际和平的行动或以此种行动相威胁,并且要求塞浦路斯各族居民及其领导人实行最大限度的克制。

21. 秘书长先生,我们再一次感谢你和你派驻塞浦路斯的代表贝纳德斯先生和联合国部队司令蒂迈雅将军,感谢你们采取迅速行动,促使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对各直接有关方面发挥调解作用,因而使它们之间的沟通渠道仍然保持畅通。我们还要感谢你们及时地敦促有关方面最大限度地克制自己,务必避免采取可能引起危机的行动。我们注意到,有关各方迅速地作出了令人满意的保证。

22. 我国代表团愿意大力支持你所发出的呼吁。

我们希望，你所得到的保证将得到恪守。我们也希望，塞浦路斯代表将把安理会对塞浦路斯政府在这个时候和这种情况下通过选举法以及这项立法违反第一八六(一九六四)号决议的精神和条文所表示的关切心情转达给他的政府。

23. 主席先生，我现在要谈谈安理会在这种局势下所能够采取的有益步骤。我认为我们必须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是十分明确的。不管哪一方要求什么样的权利，我们都必须配合秘书长敦促该岛各族居民和其他有关各方按照第一八六(一九六四)号决议所说的，“最大限度地克制自己”和“避免采取任何可能促使独立的塞浦路斯共和国局势恶化或危及国际和平的行动或以此种行动相威胁”。我们也同样地敦促它们充分尊重有关各方的权利，努力谈判，解决分歧。

24. 我国政府相信，只要有关各方抱着良好的愿望，诚心诚意地、坚持不懈地努力，并耐心地、继续不断地采取本安理会在第一八六(一九六四)号决议中所主张的克制态度，塞浦路斯问题是能够得到解决的。

25. **蒂纳先生(法国)**：我国政府对过去数月内塞浦路斯局势有所改善表示欢迎。我们注意到该岛已有一段时间没有发生重大事件，地方上的磨擦也减少了。我国政府也注意到一个特别令人鼓舞的迹象，即雅典政府和安卡拉政府之间已经通过正常的外交途径建立了接触。因此，在我们看来，至少是有希望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取得进展的。

26. 当然，只要各方努力按照安理会的建议行事，特别是按照第一八六(一九六四)号决议行事——正如他们向我们所保证的那样——这个希望就将继续存在。请允许我再一次提到这项决议的主要条款，即要求会员国“避免采取任何可能使独立的塞浦路斯共和国的局势恶化的行动或以此种行动相威胁”，并且建议大家谋求“和平解决和协商解决塞浦路斯面临的问题”。

27. 不过，毫无疑义，塞浦路斯政府和议会所作出的决定，已经危害到我刚才所说的比较良好的前景，此外，如果实行这些决定，就会改变当前的状况，对谋求和平解决有所不利。虽然我们决不应

对尼科西亚政府所援引的实际理由和原则妄加判断——因为那是干涉一个主权国家的内政——我们仍然不能不客观地注意到塞浦路斯局势的恶化并讨论它的起因。此外，正如七月二十九日的报告[S/6569]所说的，秘书长的特别代表和武装部队司令蒂迈雅将军从一开始就考虑到，根据他们的委任使命，为了避免发生危机，他们可以对塞浦路斯政府和塞浦路斯土耳其族居民发挥他们的调停作用。

28. 法国代表团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安理会现在可以有效地要求各方注意安理会第一八六(一九六四)号决议中的那些条款，并表示希望任何一方都不要采取单方面的行动以损害这些条款的实施。

29. 这样，我们过去所看到的趋势就能继续下去——不管怎么样，这是我国政府的希望——特别是由于已经开始的直接谈判可以进行下去(在我们看来，只有直接谈判才可能产生结果)，同时也由于有关各方不仅不会诉诸武力，而且也不会以诉诸武力相威胁。

30. **莫罗佐夫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几天来，安全理事会的注意力又转到塞浦路斯问题上去，而大家都知道，安理会讨论这个问题已有十八个月多了。

31. 安理会特别听取了土耳其代表埃拉尔普大使的发言，听取了塞浦路斯外交部长基普里亚努先生的发言，并听取了希腊代表利亚蒂斯大使的发言。此外，安理会还收到了秘书长的几份报告。安理会既然再度讨论塞浦路斯问题，苏联代表团认为有必要重新提到和重申那些在我们看来应该是始终指导我们讨论塞浦路斯问题的基本原则。

32. 塞浦路斯共和国是一个主权国家，是联合国的一个会员国。苏联一如既往地支持塞浦路斯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完全是根据这一事实。

33. 如果要使塞浦路斯共和国的真正独立和真正安全得到保证，首先必须撤走塞浦路斯领土上的一切外国军队和撤除外国军事基地。这一点过去是，今天仍然是使塞浦路斯人民，包括希腊族和土耳其族人民，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真正解决其内部问题所必需的最重要的条件。这个立场是以众所周知的苏联政府的基本政策为出发点的，苏联政府的基本政策是

坚定地和一贯地支持那些正在为反对殖民主义及其影响而战斗的人民，支持那些走上民族独立的发展道路的人民。

34. 为了全体塞浦路斯人的利益，苏联赞成在尊重塞浦路斯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在尊重塞浦路斯人——不管是希腊族或土耳其族——的合法权利的基础上解决塞浦路斯问题。

35. 当然，安全理事会对塞浦路斯问题的基本决定是第一八六(一九六四)号决议。

36. 一切有关方面和一切联合国会员国都必须遵照安理会一致通过并得到有关各方支持的这个决议办事，并且必须按照这个决议的各项规定，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引起塞浦路斯局势恶化的行动。

37. 以上是苏联代表团当前希望提出来并提请安全理事会代表们注意的一些基本想法。

38. **主席：**在我的发言名单上登记的下一位发言人是土耳其代表，现在请他发言。

39. **埃拉尔普先生(土耳其)：**当我在上一次安理会会议上表示对希腊代表的发言感到惊异时，我曾经说我以后或许还要再谈这个问题。我很抱歉我必须这样做。但是当我细读了希腊代表发言的文本时，我的惊异变为失望。

40. 我在上一次会议上说过，希腊政府和土耳其政府目前正在进行一系列的会谈，以便寻求一个和平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基础。我国政府完全真心实意地寻求一个不仅能为希腊政府，而且能为争执的各方所同意的解决办法，只要他们放弃那种凭借武力或利用既成事实把某种解决办法强加于人的毫无用处而又危险的做法。

41. 我们知道希腊目前正处在严重的政治危机之中。土耳其外交部长业已再一次诚心诚意地庄严宣布，土耳其决不利用希腊当前的政治动荡。因此，为了不破坏希腊和土耳其之间的会谈气氛，我怀着同样的诚意，谨慎地避免向安理会再次提到某些众所周知的事实——如果要理解塞浦路斯问题的真正意义，就应当经常记住这些事实。

42. 例如，我没有提到希腊是使塞浦路斯局势恶

化到今天这样危险地步的罪魁祸首。我谨慎地避免提醒安理会注意下列事实，即希腊在破坏联合国一个会员国的独立的罪恶阴谋中是主要策划者；希腊为了向亚洲进行其帝国主义领土扩张，勾结非法的希腊族塞浦路斯政府，正在企图欺骗联合国；以及希腊为了准备最终吞并塞浦路斯，事实上已经非法入侵塞浦路斯岛。

43. 我没有引述驻塞浦路斯希腊部队和希腊族塞浦路斯武装部队总司令格里瓦斯将军刚刚于上星期在利马索尔地区对新兵的训话。七月二十八日他在利马索尔地区说：

“除了武装力量便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执行政策。当然土耳其人是反对‘意诺西斯’的，但我们将强制实行‘意诺西斯’。为了这个目的，已从希腊派遣军官到塞浦路斯来。希腊精神给了我们实现这个目的武器。我们是强大的，我们能够强制实行我们所要做的任何事情。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同希腊合并，我们将达到我们的目的。”

44. 我甚至避免引述利亚蒂斯大使本人的话。当时他是希腊驻东京大使。一九六五年三月十三日，他在写给东京日本时报的一封信中说：

“理所当然的解决办法是塞浦路斯和希腊合并——之所以理所当然，是因为它符合事物的正常关系，而且从问题的各个方面来看，它引起的困难最少——但是它遭到安卡拉的强烈反对。我也是一个不怎样反对塞浦路斯保持独立(真正的独立)的人，因为这将使希腊在联合国拥有可供支配的两票而非一票。”

45. 这番话实在是非常富有启发性，因为它表明利亚蒂斯大使为塞浦路斯准备好的是怎样一种“真正的独立”；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不过是希腊的一个卫星国，在联合国里连独立投票的权利都没有。

46. 正如我所说的，我避免去谈这一切，以免损害希土会谈的气氛，因为这些会谈是地平线上出现的唯一的一线希望。但现在我国和我国的政策却遭到希腊代表的漫骂式的和毫无根据的攻击。利亚蒂斯大使毫无道理地指责我国政府夸大事实和捏造事实，他理应知道他自己的政府因希腊族塞浦路斯政权最近制订的两项法令而大为惊恐不安，并且充分认识到由此产

生的危险局势。此外，联合国秘书长本人也在他的报告中说，这些措施业已加剧了该岛的紧张局势。但是，利亚蒂斯大使显然不是这样想。利亚蒂斯大使的发言只能使气氛恶化，同时，这个发言所造成的局面，引起人们对希腊政府的诚意和善意产生严重的怀疑。安理会无疑地也将得出它自己的结论。

47. 最后，我想对象牙海岸代表在上次会议上就乌谢尔大使关于条约的有效性的发言所作的澄清加个注释。在我以前援引过的乌谢尔大使的发言中，乌谢尔大使说：

“我们虽然接受条约可能逐渐演变的原则，可是我们也必须承认，单方面宣布条约无效必然会成为冲突与战争的根源。”〔第一〇九七次会议，第74段。〕

48. **主席：**请希腊代表发言。

49. **利亚蒂斯先生（希腊）：**我不想仿效我的土耳其朋友和同事埃拉尔普大使今天发言中所用的语气和言词。

50. 在上一次会议上，埃拉尔普大使用毫不含糊的措辞对我在辩论中的发言表示强烈的反对与惊异——今天他改说“失望”。我当时没有答复他，希望他仔细研读记录就可以消除他的惊异并答复他的反对意见，因此我当时准备就此作罢。但是埃拉尔普大使今天决定扩大他以前的指摘——甚至超过了我的预料——因此我必须对他作出答复。

51. 当我谈到这里普遍认为现在辩论塞浦路斯问题无济于事的时候，我并没有泄漏什么秘密。人们确实感到这样的辩论只能危害塞浦路斯的局势，有损于从事政治解决的努力。

52. 显而易见，土耳其政府并不这样看，它估计能从辩论中捞到某些好处。我想，它之所以对形势作出这样的估计，必然是根据这样一种假设，即这场辩论能够按照土耳其政府所划的框框和所定的调子来进行，也就是把辩论集中在一个单独的孤立事件上。

53. 如果土耳其政府的假设果真是这样，我敢说那是未免太乐观了。通常，所有提交到安理会的问题都是错综复杂的，塞浦路斯问题也不例外。在如此复

杂的问题上，不能把一个单独的事实孤立起来而就事论事。所有的事实都应该加以考虑，而且要更广泛地联系到它们的前因后果。

54. 塞浦路斯政府最近所采取的措施并不是事出无因，而是一系列事件所造成的。塞浦路斯从它成为独立国家的那一天起，就背上了一个宪法的包袱，这个宪法是许多无法调和的权利要求的折衷产物。如果土族少数民族没有企图滥用这个宪法赋予他们的过分的权力的话，这部宪法本来是可能发挥作用的。当该国政府着手修改宪法时，土耳其政府阻挠这种努力。随后就出现了军事干预的威胁，出现了造成事实上分治的企图，出现了土耳其族塞浦路斯官员的长期旷职，出现了土族少数民族武装叛乱。最后发生了土耳其空军的轰炸。所有这些不幸事件大部分是土耳其政府的直接或间接行动所造成的结果。

55. 在这期间，塞浦路斯政府不得不继续维持国家职能和必要的公共事业，为此就不得不采取切实可行的行政与立法措施。土耳其却对许多这类措施表示反对。但是这些措施仍然是必要的，这已为塞岛的物质条件的改善和法律与秩序的巩固所证明。

56. 现在土耳其政府希望安理会无视所有这些令人遗憾的事件。只要塞浦路斯没有外来的干涉，这些事件本来是可以很容易避免的。而现在土耳其政府却希望希腊代表团在安理会上对于塞浦路斯政府受到的不公正的谴责与凌辱袖手旁观。我敢冒昧地说，这简直是异想天开。

57. 我国政府一贯表现了温和与克制的态度，为此在本安理会及其他场合得到了赞扬。我国政府直到现阶段为止并没有背离这个方针，今后也打算继续执行这个方针。

58. 我现在必须回头谈一谈第一八六（一九六四）号决议，它是安理会处理塞浦路斯问题的一个里程碑。这个决议要求迅速解决问题，但是时至今日已经一年半之久，问题的解决仍然很渺茫。土耳其不接受任何维护塞浦路斯共和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方案。它不承认塞浦路斯人民作为一个整体所拥有的自决权，同时坚持认为如果没有土耳其的同意，在塞浦路斯或者关于塞浦路斯问题什么事也不能干。

59. 根据这个观点,既然认为一九六〇年宪法无法实行,塞岛的一切有组织的活动就应当停止。但是,生活是不会对这种自我陶醉的想法让步的,生活是不肯停顿不前的。联合国与塞浦路斯政府不断致力于改善法治与秩序,并在这个饱受纷争之苦的国家里恢复某种程度的生活正常化。这种努力包括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所进行的维持和平的工作,包括为了维护当地的安定而采取的行政措施,包括为了有利于各族人民而恢复的公共事业和经济活动。此外,由于只有在法律体制内才能巩固正常化,所以这种努力也包括法律措施。土耳其族居民越来越多地使用公家机构所提供的服务,说明他们默认了法律措施的必要性,从而承认了使这种服务成为可能的立法条款。

60. 由于政府机关的委任期即将届满,由于目前不可能在业已无效的法律机构的基础上进行更换或重新组织,塞浦路斯政府只好颁布命令暂时延长任期,希望在今后十二个月之内将产生一种永久性的解决办法。

61. 但是,由于这种暂时的延长不可能长期存在下去而不引起人们对政府的民主基础的怀疑,塞浦路斯政府认为为上述政府机关的最终获得合法认可或合法更换做好准备也是切合时宜的。

62. 我国政府从来认为任何其他权力机构都不能取代塞浦路斯政府去行使这种显然属于它的职权范围内的责任。

63. 如果我国政府对这件事有所担心的话,这也只是与土耳其政府可能作出的反应有关,因为过去的经验证明,安卡拉对塞浦路斯国内形势的发展往往作出极端的、粗暴的反应,以至危及国际和平。不幸的是,土耳其这次向安理会提出的控诉,证明了我们的忧虑并不是没有根据的。

64. 最后,我想再一次呼吁安理会,希望安理会不要被人转移目标而不去考虑当前局势的两个主要方面:第一,和平和某种程度的正常局面,尽管还不稳定,实际上是在塞浦路斯占了上风;第二,虽然调解已被拒绝,但是,为寻求永久解决办法而进行的努力仍在静悄悄地继续进行着。请允许我建议:安理会

在这个问题上履行其职责的最好办法,就是避免采取任何可能损害局势中这两个令人鼓舞的特征的行动。

65. **主席:**现在登记发言的人都发言完了,因此,按照安理会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作出的决定,请登克塔什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就我们审议的这个问题发言。

应主席邀请,登克塔什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66. **登克塔什先生:**主席先生,对于给我这个发言的机会,我向你并通过你向安理会表示感谢。

67. 秘书长的报告清楚地描述了塞浦路斯局势的严重性。希腊人最近所采取的非法的和违反宪法的措施,其唯一目的是想完全剥夺土耳其族居民的政治权利与宪法所规定的权利。目前紧张局势已经加剧;应该讲清楚,如果希腊族的行政官员以任何方式继续实施这些措施的话,那么他们必须对由此而产生的后果负完全责任。

68. 因此我们请求安理会毫无保留地指摘和谴责这些措施是违反第一八六(一九六四)号决议,是存心使塞岛陷于一片混乱。如果安理会能作出这种谴责的表示,我将不胜感激。

69. 希腊方面对自己违抗安理会一事所作的辩解是站不住脚的。他们再次老调重弹,说什么这些措施是恢复国家正常职能所必需的。因此,应当质问他们,他们试图保护的究竟是哪一个国家?是被接纳为联合国会员国的塞浦路斯那个合法的国家吗?是一九六四年三月四日出席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那个国家吗?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显然是否定的。

70. 因此,显而易见,希腊人是企图保护他们非法的和违反宪法的冒险计划所获得的成果。现在他们在蔑视安全理事会的情况下正企图假借合法的伪装得到他们用武力得不到的东西。

71. 换句话说,——我无法使用比苏兹贝格先生在其文章中所使用的更恰当的语言,他发表在一九六五年八月四日纽约时报上的那篇文章写道:“事实上,马卡里奥斯已在塞浦路斯建立了一个违反宪法的独裁专政。”马卡里奥斯指望塞浦路斯的土耳其族会顺从这种统治,指望作为塞浦路斯政权和独立的保证国

的土耳其会同意在塞浦路斯代之以独裁的统治，在这样的统治下，土耳其族居民的历史权利将淹没在鲜血与苦难的大海里。

72. 我们这个世界曾经在独裁者手中遭受过极大的苦难。把全世界人民从独裁专制下拯救出来，正是联合国的基本原则。基普里亚努先生怎能指望安全理事会同意他的论调，即把无视国际条约，蓄意扼杀一个民主性质的政权而代之以独裁专政的行动说成是内政，而不论是保证这个民主政权的保证国，还是被剥夺其得到保证的权利的人民，都只能袖手旁观？这岂不是想回到强权就是公理的弱肉强食的法则去了吗？

73. 根据希腊人的想法和理解，受尽折磨但又坚强不屈的土耳其族居民，由于坚持国家宪法以及坚持实行法治而犯了滔天大罪。现在土耳其族居民信任安全理事会，希望安全理事会坚持要求那些如此嚣张地玷污了宪法规定的法律与秩序的人们立即悬崖勒马，保证完全遵守安全理事会的各项决议。

74. 如果希腊族方面的这些措施不受谴责，如果没有有效地制止这些措施的执行，那么，土耳其族居民只好根据情况的需要，采取政治性或者其他性质的反措施来维护其政治权利与宪法所规定的权利。

75. 我确信大家都同意我的意见：所有文明的人都有责任挺身而出，反对那些企图把自己置于国家法律和宪法之上的统治者。不管自己力量多么薄弱或者准备多么不足，也不管自己如何处于劣势，世界各国人民只有鼓起勇气同独裁者和暴政作斗争，民主、自由、正义和法治的原则才能得到挽救。这正是塞浦路斯的土耳其族所从事的事业，这也正是独裁者马卡里奥斯的代表们指责我们暴动与叛乱的原因。

76. 迄今为止，马卡里奥斯的策略一直是目中无人和蔑视一切法律与条约而自行其是，而当土耳其族一旦采取行动保护自己的权利时，他就住手。这时，安全理事会发出克制的呼吁，马卡里奥斯就接受这个呼吁，并保证今后不再采取任何使局势复杂化的行动。他暂时住手，但他丝毫没有放弃他通过非法与违反宪法的行动掠夺到的果实。我们从秘书长的报告中获悉马卡里奥斯再次同意不再走得更远，这就是说他伺机而动，并打算坐享掠夺来的果实。但我们对

此已经忍无可忍，因为我们实际上已经一无所有，再也没有什么可以丢掉的了。

77. 我们一定要使所有主持正义的人民和国家理解我们的立场。我们的政治权利与宪法所规定的权利不是一纸空文，可以听凭那些不尊重条约或他人权利的人扔到废纸篓里去。这些权利反映我们在塞浦路斯四个世纪以来的地位，并体现在国际条约之中。这些权利不能用法律上的诡辩或者用武力从我们手中夺走。任何这种企图都无助于给塞浦路斯带来和平。

78. 罗西泽斯先生的来信[S/6573]⁵援引了调解员的报告[S/6253]，⁴希腊方面也多次援引这个报告作为他们别有用心之诡计的挡箭牌。我只要指出下面这一点就够了：即希腊方面反对这个报告，因为这个报告不接受“意诺西斯”作为解决办法。他们说这个报告的其他部分是好的，因为他们企图利用这个报告作为达到“意诺西斯”的新跳板，可是这个报告恰好是说“意诺西斯”这个解决办法是行不通的。

79. 众所周知，他们对待苏黎世协议的态度也是如此，他们把国家投进血泊之中。我们再也不能受骗了。

80. 希腊方面似乎认为民主就是强权统治，但是联合国大会正是否定这种看法的一个明证。国家不论大小，都拥有平等的与合理分配的表决权。塞浦路斯共和国也同样如此。世界上并不存在一个塞浦路斯民族，塞浦路斯也不是希腊族的共和国。它是希腊族与土耳其族联合组成的共和国。正如希腊代表所说的，它是妥协的产物。这个合伙关系已为宪法所确定，这个宪法是我们起草的，并且是在一九六〇年的选举中为塞浦路斯的两个民族所接受的。现在建立独裁政权的那些人不能在民主的伪装下，在法律上或者在事实上无视我们的地位。

81. 所谓众议院中土耳其族代表和共和国副总统从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以来就没有履行公职是出于他们的自愿，这种说法同希腊人声称塞浦路斯土耳其族在这一天“反叛”塞浦路斯政府当局的说法，同样是欺人之谈。全世界都知道，土耳其族人包括副总统在内

⁴同上，一九六五年一月、二月和三月份补编。

⁵同上，一九六五年七月、八月和九月份补编。

遭到武力制止不让他们履行职责。副总统官署实际上遭到希腊军队的袭击和占领。副总统和所有土耳其族众议院代表与官员，就他们被迫生活于其中的环境来说，已经是尽了最大努力来继续履行他们的职责，土耳其族地区的正常行政管理才因此得以维持下来。

82. 至于所谓土耳其族的叛乱，只要看一看卡拉扬尼斯将军的回忆录就足以使每个人确信，土耳其族正是一个极其恶毒的计划的受害者，卡拉扬尼斯将军指挥所谓的希腊族军队将近一年之久，他是知情者。卡拉扬尼斯将军说，马卡里奥斯大主教的计划是企图通过以下步骤来达到“意诺西斯”的：第一，修改宪法，从而剥夺阻碍实现“意诺西斯”的所有土耳其族的权利；第二，废除“保证条约”；第三，开展关于自决权的新宣传；第四，举行公民投票，宣布实行“意诺西斯”。卡拉扬尼斯将军说得很清楚：一九六三年十二月马卡里奥斯就把他的计划付诸实施，当土耳其族拒绝同意修改宪法时，由希腊军官大约在一年前训练的希腊族秘密军队便开始行动。

83. 详细地叙述这些众所周知的事实是不必要的，但是必须指出，马卡里奥斯在安全理事会的保护伞下，成功地保持他的非法与违反宪法的地位。如果听任他保留他最近从违反宪法的进攻中所掠夺的果实，那么他就算完全实现了卡拉扬尼斯将军所披露的计划的第一个步骤。第三个步骤，也就是开展自决权的宣传，这个工作从希腊族侵犯我们的第一天起就着手进行了。现在只差废除“保证条约”和举行公民投票，就可以宣布“意诺西斯”了。

84. 我们从罗西泽斯先生一九六五年七月三十日的信件[S/6573]与基普里亚努先生八月三日在安理会[第一二三四次会议]上的发言中可以看出希腊族当局对于“保证条约”所采取的立场，看出下一步就是号召考虑所谓“塞浦路斯人民意志的表现”。的确，我们得到的消息说，希腊族将在数星期内进行假的公民投票。如果安全理事会不能有效地谴责他们最近违反宪法的行动，他们就可能在八月十六日以前动手干了。

85. 我无须指出此种行动可能带来什么悲惨的后果。我们指望安全理事会制止希腊族不再继续干下去，从而不仅保护土耳其族居民，同时也维护安理会本身在世界上的威信。

86. 听了基普里亚努先生前几天在安理会上的发言后，诸位代表可能已经了解到土耳其族居民的危险处境。

87. 基普里亚努先生冒充为塞浦路斯共和国的合法代表，接着宣布不能接受副总统(基普里亚努先生的委任状就是由副总统签署的)及其土耳其族同事——土耳其族部长们回到政府任职。基普里亚努先生根据什么法律和合法权力不经过审讯，不经过弹劾就把他的国家的副总统赶下台？怎能仅仅由于土耳其族副总统及其部长们决心捍卫宪法与寻求国际条约的保护，就把他们宣布为叛乱分子呢？

88. 基普里亚努先生一再吹嘘，是塞浦路斯政府寻求安全理事会的帮助。他忘记土耳其和联合王国同样也向安全理事会提出请求。他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由于本安理会的某些手续问题，副总统未能作为直接当事的一方为他们的土耳其族同胞向安理会提出控诉。

89. 还有，基普里亚努先生一方面宣称：塞浦路斯共和国已不存在土耳其族的政府官员(这仅仅是由于希腊族决意不承认他们的存在)；而另一方面，他却又装腔作势地企图使安理会相信希腊人是公平合理的。

90. 基普里亚努先生说，他曾经访问过希腊族地区的三个土耳其族村庄，发现那里所有的土耳其人生活都很幸福。他说，“他们没有怨言”。我不知道他是否确实访问过土耳其族村庄，就我所知，希腊报纸并没有大肆吹嘘过这件事。但是我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居住在德军占领下的法国的盖世太保官员，同样也会向他的柏林上司报告说，巴黎所有的法国人在德军占领下生活都很幸福，因为他们没有向他发过一句怨言。基普里亚努先生在非法开进塞浦路斯的希腊军队和非法的希腊族塞浦路斯军队的支持下，当然有办法访问希腊族占领地区的土耳其族村庄。但是，对于他如此心狠手辣地硬要剥夺其政治权利和宪法权利的人们的生活是否幸福，他是没有发言权的。

91. 基普里亚努先生反对把希腊人称为侵略者。基普里亚努先生如此一再反问道：“我们为土耳其族提供免费食物、电力和用水。难道我们是侵略者吗？我

们为他们提供旅行的方便,在经济上帮助他们。难道我们是侵略者吗?”是的,通过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的协助向土耳其族——那些在过去十八个月里一直被剥夺工作和谋生机会的土耳其人——提供的食物,经过长时间的交涉之后,经过希腊人制造的许多拖延和阻挠之后,只是由于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的斡旋,才被允许运入土耳其族地区。为二万五千名流离失所的土耳其人提供的毛毯、衣服和鞋子,希腊当局至今还蛮不讲理地拒绝给予办理结关手续。只要适应希腊人计划的需要,他们可以任意对整个土耳其族居住区实行封锁,以致由于缺乏食物和药品而造成许多新生儿死亡。电力和用水仅仅是作为一种策略手段而被允许输入土耳其族居住区。希腊人三番五次要求收取水电费,威胁要切断水电供应——他们要向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以来就被切断生活来源的五万名土耳其人收取水电费。由于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的干预和世界舆论对这种不人道行为的反对,土耳其人才被饶过。供应土耳其族居住区的水电费的帐单,他们无疑是严加保存的,到时候我们可以用土耳其族的财产损失来抵销这些帐款。在将近一百个村子里,土耳其族的财产所遭受的损失和破坏,总数几达六千万美元之多。在佩福斯等地方,水电供应曾被切断数周,也是由于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的斡旋,土耳其族才得到了水电供应。

92. 基普里亚努先生还说,“土耳其族没有缴纳税款,但我们还是帮助他们。”可是,所有为势所迫而不得不去找希腊族当局的土耳其人,先要向政府缴纳任意规定的捐税和债款,他们的事情才有人过问。土耳其族对这些横征暴敛本来可以提出合法的抗辩,但是希腊族当局根本不会理睬。你不按照他们的要求交出钱来,就会受到传讯——这是你可能遇到的最起码的麻烦事。有的人在动身之前在机场上被迫缴纳此种随意规定的款项,如果拒绝缴款,就不能旅行。既没有公正的判决,没有审问,也没有法庭命令,一切就如此强制执行。而根据基普里亚努先生的说法,那就是正义、自由,是希腊族方面怀有善意的表现。

93. 自从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以来,数以千计的土耳其族雇员就没有拿到一分钱的工资,土耳其族民族院多年来没有得到按照宪法规定分配的经费,这又

使好几千土耳其族雇员得不到工资。但是,基普里亚努先生还敢厚颜无耻地抱怨说土耳其人没有缴纳任何税款,真是大言不惭。

94. “难道我们是侵略者吗?”基普里亚努先生问道——他企图向安理会隐瞒事实。他企图掩盖早在一九六三年一月和二月为建立秘密的希腊族部队所进行的准备工作——这一事实现在已经为卡拉扬尼斯将军所写的回忆录所证实。那些军队当然不是为了土耳其族的幸福而建立的。正如卡拉扬尼斯将军告诉我们的,这些军队是马卡里奥斯大主教作为强制修改宪法(假如土耳其族不同意修改的话)计划的一部分而建立的。所谓希腊驻塞浦路斯部队的司令格里瓦斯将军最近发表的讲话,土耳其代表在发言中已经加以引用过,因此我不在这里重复。

95. 但是还有一件事:基普里亚努先生及其主子居然称我们为叛乱分子,这并不能使形势有所改变。许许多多的记者目睹他们的进攻,并作了报道。没有一个记者证实所谓土耳其族的叛乱。数百名土耳其人为希腊人所屠杀;还有数百名土耳其人被抓去当作人质并被枪杀,这是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观察员所亲眼目睹的。由于希腊人的进攻,致使一千五百多名土耳其人遭受伤亡,将近一百个土耳其族村庄被毁。土耳其族的果园和财物被毁劫一空。而基普里亚努先生竟然还有勇气否认希腊人自从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以来不断向土耳其族发动进攻,从而迫使土耳其族居民不得不实行自卫。

96. 我要提请安理会注意,基普里亚努先生在八月三日(第一二三四次会议)的发言中告诉我们说,希腊人还将继续强迫土耳其族接受他们的政治独裁;假如土耳其族拒绝接受,从而使自己受到袭击,那么任何人都不得插手保护他们,因为根据希腊人的解释,这就等于干涉塞浦路斯的内政。他们为了证明这种理论,甚至在安理会正式通过第一八六(一九六四)号决议之后,还从四面八方到处残酷无情地向我们进攻。

97. 希腊族当局在这些进攻过程中公然多次违抗或者企图欺骗联合国人员。他们自称是塞浦路斯政府,有权消灭土耳其族“叛乱分子”——这就是指那些

敢于不承认希腊族武装匪徒及其主子为塞浦路斯合法政府的土耳其人。他们无视安全理事会的决议，悍然袭击科基纳地区的土耳其族。所有要求克制的呼吁都被置之不理，直至土耳其不得不出动空军，以制止他们对被挤在一个非常狭小的地区内将近两千土耳其人的大屠杀。全世界都承认土耳其这个行动是一个有限度的警察行动，并赞赏土耳其的克制态度。

98. 正是这个根据保证条约而采取的行动，才使我们免遭进一步的猛烈袭击，否则希腊人对我们的进攻本来还会继续下去。假如签订保证条约的三国能及时采取联合行动以制止马卡里奥斯执行其进犯计划，塞浦路斯本来可以不至于遭受如此严重的灾难。但是，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当土耳其空军对科基纳地区的袭击被人如此大肆渲染的时候，对于希腊空军在同一天同一地区对塞浦路斯土耳其族的袭击却只字不提。土耳其空军是为了制止希腊人对土耳其族的进犯，在适当地通知各有关方面之后，作为警察行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出击的。这是一种真正的警察行动。但是，希腊空军却是经当局批准为了鼓舞希腊族的士气飞到塞浦路斯去的；而且在其飞返途中还偷偷袭击了科基纳地区的土耳其族，炸死炸伤了十三人。

99. 基普里亚努先生说，对于所谓的塞浦路斯政府来说，保证条约是根本不存在的。但是，要是没有这个条约的话，土耳其族居民就不会对苏黎世协议放心大胆地表示同意。

100. 希腊的意图是加紧实现“意诺西斯”，是要利用这些协定作为达到这一目标的跳板，这一点从一开始就是显而易见的。保证条约是我们防止希腊人达到这个目标的唯一希望。正是因为有了这个条约，我们才有可能工作、休息和睡觉。正是这个条约才使我们免于被斩尽杀绝。只有这个条约才能保持塞浦路斯的完整和独立，免于受到希腊的侵略或者为希腊所吞并。基普里亚努先生知道得很清楚，只要这个条约还存在，希腊族方面要想在塞浦路斯消除土耳其族这个因素而实现“意诺西斯”的计划就不可能得逞。这就是为什么他一直反对这个保证条约，这就是为什么他一直力图使安全理事会支持他对该条约的解释。我注意到，在这个问题上，安理会并不是一致同意支持他，对此我感到欣慰。

101. “目前和平并没有受到岌岌可危的威胁，为什么要召集我们到这里来开会呢？”这是基普里亚努先生和利亚蒂斯先生的共同怨言。但是，危险是明显的，是非常现实的。

102. 假如我们让希腊族方面得到一种印象，以为它利用不合法的，违反宪法的手段，已经取得了一种地位，可以无视和抛弃塞浦路斯宪法的真正基础，而代之以某种完全不同的东西，以此来破坏国际条约，那么，希腊族方面就会着手真的这样做。土耳其族居民也将因此再次被迫维护自己的权利，采取相应的反措施。内战就将立即爆发，因为我们没有义务屈从于那些篡夺政府权力的人的统治。

103. 他们称我们为叛乱分子。但是词典上关于叛乱分子或者叛乱的定义是：“凡对自己必须服从的政府当局公开表示反对，并对抗政府官员和法律者，叫做叛乱。”土耳其族居民并没有服从塞浦路斯的希腊族当局的义务。只能有一个塞浦路斯政府，那就是土耳其族行政官员参与执政，并保持原有的宪法结构的政府——而不是别的。因此，如果这个希腊族行政人员的非法机构试图把它的意图强加于我们，那么我们就将进行反抗。反抗是我们的天然职责，我们将进行反抗——整个事态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104. 假如现在不制止希腊族方面这种野心勃勃的冒险企图，事态就会再次如此发展。

105. 有人说目前没有必要惊慌不安，和平与安全没有受到威胁，没有必要作出决议要求希腊族当局悬崖勒马。这种说法如果不是对塞浦路斯局势的无知，就是再次企图欺骗安理会。

106. 我们已经等了十八个月之久，希望最终能得到公正的解决——这种公正，是要按照法律的标准，而不是按照基普里亚努先生个人的尺度来衡量的。基普里亚努先生无权把塞浦路斯看成是希腊族的家产，土耳其族是合伙人，是共同所有者，必须把他们考虑在内，一连串的既成事实不能允许继续存在，现在该是住手的时候了。假如安全理事会不以此正告基普里亚努先生，那我们的等待就是徒劳无益的了。

107. 基普里亚努先生已经阐述了他自己对于联合国所制定的反对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的原则的理

解。我看他的阐述不会给任何人留下什么印象。联合国的这些原则——反对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的信条——是为了保护某一特定国家内部的少数民族，承认他们的最低限度的平等权利。这些原则不能用来剥夺邻居的历来享有的政治地位和宪法所规定的权利。让我不惜重复地再次提醒基普里亚努先生，塞浦路斯希腊族虽然在数量上占优势，但并不能把土耳其族居民置于少数民族的地位。他最好记住两个民族的居民是以平等的地位共同合作，建立了塞浦路斯共和国，签署了有关国家职能的协议。这种合伙关系犹如经营中的商行，合伙的一方不能使用宣布另一伙伴不复存在的办法而单方面结束这种合伙关系。假如要结束合伙关系，那双方就恢复各自的独立存在。我们曾经同意这种合伙关系，以便维持一个统一的塞浦路斯，使它免于沦为希腊人的殖民地。希腊人说合伙关系已经结束，他们已经消灭和摧毁了根据苏黎世协议建立起来的政权机构，他们从而得出结论，要我们接受他们的决定，屈从于他们的统治。这种心理状态本身就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拒绝把我们的权利交给希腊族。假如这种合伙关系已经结束，那么我们就应当设法成为好邻居，在塞浦路斯共同生活——决不是作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

108. 我还想就“拥有主权的塞浦路斯共和国的独立和完整”问题简单讲几句。基普里亚努先生谈到这个问题时，就象是杂技演员把身子向后弯，表演一番，其目的在于使安全理事会相信他是这些原则的坚决保卫者。塞浦路斯的独立、完整和主权对我们来说是重要的，我们签订了协议，从而建立了这个独立共和国。

109. 希腊族的政策是很清楚的，基普里亚努先生再也无法加以掩盖，这个政策就是破坏一个独立的共和国，使它同另一个国家合并。在他力图把一个共和国变成希腊的新殖民地时，他怎么能自称是如此关心这个共和国的独立、完整和主权呢？塞浦路斯的土耳其族是这种新殖民主义的唯一障碍，他怎么能指责土耳其族为叛乱分子和分裂主义者呢？土耳其所力求去做的只是制止希腊的侵略，不仅是对土耳其族，而且是对塞浦路斯整个国家的侵略，他怎么能指责土耳其进行侵略呢？我要求基普里亚努先生不要忘记，塞

浦路斯的政治完整、主权和独立，是以建立塞浦路斯共和国的两族居民的政治完整为基础的：即土耳其族居民的政治完整和希腊族居民的政治完整。基普里亚努先生想要破坏土耳其族的完整，而保存希腊族的完整，他把希腊族和塞浦路斯共和国等同起来了。

110. 人们本来以为，过去十九个月所发生的悲惨事件，已经足够使他改变看法了。我希望他现在改变看法还为时未晚。

111. 我还想就利亚蒂斯先生提出的题为“关于一九六〇年塞浦路斯宪法的数学习题”的那篇文章讲几句。一般说来，利亚蒂斯先生和希腊方面为了使他们自己高兴，尽可以沉溺在数学习题里。但是，土耳其族居民曾经不得不为之流血牺牲的政治权利，决不容许他们用数学习题加以剥夺和取消。他们采取这种卑鄙的手段来对待这个关系到人道和政治的问题，正是我们塞浦路斯动乱的根源所在。正是由于这种心理状态，这种病态的优越感，剥夺土耳其族对塞浦路斯事务的有效发言权，才造成了我们今天所处的境地。正是由于他们拒绝承认我们是平等的伙伴，坚持把我们当作少数民族看待，才破坏了两个民族之间的关系。政治上的贪婪已经压倒了塞浦路斯两族居民和平共处的迫切必要性。

112. 总而言之，我想把我们的立场归纳如下：塞浦路斯土耳其族是一个政治实体，他们的权利是宪法所规定的，并为国际条约所保证的。希腊族想要剥夺我们的权利，把我们降低到单纯的少数民族地位的一切企图，都是不公正的政治阴谋，其目的在于为“意诺西斯”开路。我们的既定政策是不惜任何代价反对所有这些做法。我们决不屈服于希腊族的残暴统治。即使孤立无援，我们也要捍卫我们的政治权利和我们作为一个民族社会而存在的完整性。我们要尽一切努力，绝不容许我们生活了四百年之久的故乡塞浦路斯被置于马卡里奥斯的独裁统治之下。我们永远不会接受“意诺西斯”，面对希腊族的进犯和恐怖活动，我们决不退缩。

113. 塞浦路斯的希腊族无论在法律上、道义上或者其他方面都无权垄断塞浦路斯事务的权益。我们同样关心塞浦路斯，我们关心自己的土地和家园，关

心我们民族的福利和幸福。希腊族并不是我们的监护人，他们不必假装比我们还要关心我们自己的幸福。

114. 他们希望的是把塞浦路斯并入希腊。他们的态度已经十分清楚。但是他们必须懂得，他们是不能把塞浦路斯土耳其族土地和土耳其族人并入希腊的。他们必须承认我们有权置身于这样一种不神圣的合并之外。

115. 他们最近力图把我们降低到单纯是少数民族的地位，这是一个危险的步骤。由于希腊族采取了这一步骤，塞浦路斯已经被推到严重灾难的边缘。假如希腊族企图实施这一最近的措施，继续无视土耳其族的权利，那么，其结果对于塞浦路斯来说将是灾难性的。

116. 我们对马卡里奥斯的独裁和暴政将反抗到底。我们深信自己的事业是正义的，并且有真主的指引，我们将寻求以和平的方式从希腊的侵略下得到解放。但是，如果一切都失败了，我们将依靠同样的信心和真主的指引，根据宪法规定的权利，为保卫我们的家园和祖国尽我们应尽的责任。

登克塔什先生退席。

117. **主席：**塞浦路斯外交部长要求发言行使其答辩权，我同意他发言。

118. **基普里亚努先生（塞浦路斯）：**塞浦路斯不是安全理事会的理事国，也许我不应该对一些可能涉及程序性的问题发表意见。但是，我怀疑本安理会是否有过这样一个先例——我在这方面经验不多，但是我不知道是否有过任何这样的先例——那就是一个由安理会邀请来提供情况的人，却发表了一篇演讲，这是一篇他本来应该在凯末尔广场上向一群十几岁的少年儿童发表的歇斯底里式的长篇激烈的演讲。

119. 同样，我也认为没有过这样的先例，就是一个被允许来到安理会提供情况的人，竟然被允许对出席安理会辩论的政府代表进行人身侮辱。而且我也认为没有这样的先例，就是一个由本安理会邀请来提供情况的人，竟然如此胆大妄为，以至要来总结本安理会的一致意见，从而僭取安理会主席的职位。他甚至在演讲中拟订了一项决议草案要安理会通过。

120. 我认为我不应该答复一个卖国贼——一个

出卖他的国家的卖国贼——一个别国的代理人在安理会上散布的满口谎言。土耳其代表若是请他的另外的代理人来给他帮忙，而不是请这个先做了别国的代理人而后再做埃拉尔普先生的国家的代理人来替他帮忙，我想也许会更好一些。这个在安理会上发表演讲的人的种种行动，我认为甚至早在英国政府对塞浦路斯的殖民占领时期就知道得很清楚了。

121. 我已经说过，我不想对他的演讲进行答辩。我宁愿置之不理，对他的每一句话都置之不理。我大概只消提出这一点就够了：我们今天第一次才听说希腊空军轰炸了科基纳。直到现在为止，我们听到的谣传是——我再说一遍，仅仅是谣传——轰炸了塞浦路斯的土耳其空军，也误炸了科基纳地区。我不知道其他一些谣传是否属实：据说这个今天在安理会上露面的人，在轰炸的当天夜里是同潜越入境的土耳其人一起在科基纳地区。

122. 关于登克塔什先生我想说的就是这么些话。

123. 在今天的辩论过程中，以及在上次会议上，曾经提出了一些问题，现在我打算简要地谈一谈。但是由于时间已经不早，我要求保留对这些问题，或许还有其他问题，在下一阶段的辩论中根据需要作较详细的阐述的权利。

124. 土耳其代表在上次安理会会议上的发言中，一方面坚持说安全理事会不是审查各种条约的合法或不合法的适当机构，而另一方面却拼命地支持这样一个论点，把现在还有争论的保证条约说成是一个有效的文件。

125. 对于联合王国代表所表示的大致相同的观点，我也不感到惊讶，因为在英国派驻尼科西亚高级专员最近递交我国政府的照会〔S/6569/Add.1, sect. 2〕中，已经向我们说明了这些观点。联合王国代表曾引述这个递交塞浦路斯政府说明英国政府观点的照会中的一部分内容，现在我想也不妨引述我国政府在这方面给英国政府的复照中的某些部分，虽然这些文件已经作为秘书长报告的补充材料分发了。

126. 我国政府在提交英国驻尼科西亚高级专员的照会中说：

“关于英国政府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四日的照会提到的有关众议院制订的选举法问题，塞浦路斯政府希望说明如下各点：

“1. 英国政府在其照会中对于安全理事会一九六四年三月四日决议的某些部分作了非常不恰当的解释。选举法的制订同这个决议——它涉及会员国根据宪章对‘拥有主权的塞浦路斯共和国’所承担的义务——不论在精神上或在文字上，均无抵触。

“令人遗憾的是，最有关系和最重要的词，即‘拥有主权的’这个词，在英国政府照会引述有关段落时竟然不见了。

“2. 关于根据新选举法所作的规定没有考虑到一九六〇年宪法中有关条款（分别选举等等）的说法，塞浦路斯政府认为有必要申明，在任何情况下，这些规定绝不可能促使塞浦路斯恢复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以前的局势。自从那时以来，由于塞浦路斯土耳其族的叛乱，土耳其的入侵，安全理事会的有关决议，以及其他情势的发展，局势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关于国家行政管理的问题，关于政府行使职权的立法问题，以及国内事务的管理问题，纯属塞浦路斯内政权限以内的事情，仅仅同塞浦路斯人民有关系。

“3. 英国政府在其照会中声称对颁布上述法令的措施表示抗议，并自称是‘作为保证国之一’表示抗议。

“塞浦路斯政府对所谓保证条约这一问题的看法早已阐明，并经安全理事会记录在案。既然英国政府在照会中提到‘保证国’的话，那就引起这样一个问题：当塞浦路斯的领土完整在一九六四年八月遭到土耳其明目张胆的侵犯时，英国政府作为一个保证国，到底采取了什么行动，特别是考虑到保证条约的首要的公开目的就是保护塞浦路斯的领土完整。”[S/6569/Add. 1, sect. 5.]

127. 我所引述的我国政府照会的最后这一句，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我必须向你提出，主席先生——不是向作为安理会主席的你，而是向作为联合王国代表的你提出，考虑到你原先就是以

联合王国代表的身分发言的。如果按照英国政府的观点，保证条约仍然存在，如果按照它的观点，保证条约是一份合法文件，那么，一九六四年八月对塞浦路斯的轰炸是不是符合那个保证条约呢？

128. 当然，就土耳其方面来说，这个问题已经由土耳其代表（他或许预料到这个问题）在前几天作了回答。但是，说实在的，这应该是我们第一次听说，一个国家遭受轰炸，是为了要恢复这个国家的宪法秩序；这也许是有史以来我们第一次听说，一个国家遭受轰炸，是为了要保护这个国家的领土完整、独立和主权。

129. 我国政府的一贯立场是：第一，那些所谓协议乃是强加于塞浦路斯人民的。尽管联合王国代表说了那一番话，我还是不愿意再谈当时的环境；照我看来，他应该知道得更清楚。当时的环境就是胁迫和讹诈的环境，就是阻碍塞浦路斯人民自由抉择的环境。当时塞浦路斯还是处于外国统治下的一个殖民地。这些条约不仅从内容上，而且从当初提出的方式和环境来说，都应该说是不平等和不公正的条约，而且实际上过去在安理会上已经多次这样说过了。因此，这些条约只能被视为无效。

130. 第二，尤其是，所谓保证条约，它所包含的条文是与联合国宪章相违背的；如果人们考虑到土耳其对该条约第四条所作的解释，那就更加是如此——我指的是埃拉尔普先生今天所作的解释，因为在一九六四年二月和三月他的前任代表还无法对这个问题作出直接的回答。那些与联合国宪章相抵触——特别是与宪章第二条第一款和第四款相抵触——的条款，根本无效，这一点我认为宪章第一百零三条已经说得十分清楚明确了。

131. 第三，我认为土耳其多次严重违反了所谓保证条约这一事实，也不可以等闲视之。过去有人在本安理会提出过这样的论点——而且今天又有人在这里再次提出——认为条约是不能单方面加以废除的。这种态度意味着一个国家必须继续尊重一项强加于自己的不平等、不公正的条约，而不管另一个国家，即缔约的另一方如何利用这一条约。我在前几天的会议〔第一二三四次会议〕上说过，有人指望塞浦路斯继续接受和尊重保证条约，而这个条约是强加于塞浦路斯的，

这个条约所包含的基本条款是与联合国宪章相抵触的；尽管这项条约已被利用来进攻塞浦路斯——土耳其对此并不保密，土耳其代表已经在前几天承认了这一点——但是还有人指望塞浦路斯继续尊重这项条约。

132. 土耳其代表在安理会上次会议上试图向我们表明他对这个问题的法律观点，并引述了安理会某些理事国所表示的意见。他要求我去研究安理会记录，以便了解情况。我不需要研究那些记录，因为我当时就密切注意那些辩论。埃拉尔普先生在辩论期间没有出席会议。我不知道他是否由于没有出席而在前几天引述错了一位代表的发言。我能够引述苏联代表、玻利维亚代表、捷克斯洛伐克代表、以及其他各国代表在这个问题上的发言。虽然我本来想尽量避免把这次会议变成法理上的辩论，但是我还是感到有必要引述一两位权威的著作。联合国既然已经规定在国际关系中除了宪章上所规定的情况外任何使用武力的做法都是非法的，并且规定不管是条约还是其他方式都不得背离这个原则，那么，我认为，借口为了维护某一特定的宪法体制而动用武力，也同样是没有任何道理的。

133. 在这方面，我想引一段奥本海的话，他的法律知识据我看是比埃拉尔普先生强些：

“因为内政上的独立自主和领土主权的缘故，一个国家可以制订自己所愿意制订的宪法，按照自己认为适当的方式安排其行政机构，制订自己所要制订的法律，组织自己的海陆军……”⁶

134. 同样地，我想芬威克对这个问题也比埃拉尔普先生了解得稍微多些，他说：“……一个国家可以制订本国的宪法，组织自己的政府……”⁷

135. 关于干涉的问题，请允许我引述霍尔的著作，他这样说：

“一个保证条约是否具有干涉的权力或

⁶L. 奥本海，国际法概论，第八版，H. 劳特派特修订（伦敦，纽约和多伦多；朗曼斯和格林公司，一九五五年），第一卷，平时法，第287页。

⁷C. 芬威克，国际法，第三版（纽约，阿普尔顿-世纪-克罗夫特公司，一九四八年），第249页。

义务强迫被保证的国家保持某一特定的……政府形式，这个问题也许可以说曾经是一个未决的问题。”

我所引用的这段直接有关的文字接下去又说：

“但是，以此为借口的干预如果被看成是正当的，或被看成是可以允许的，那么这种理论就意味着独立国家没有权力随意变更本国的政府。实际上这是早已被推翻了的概念的残余……”⁸

136. 我认为霍尔对这个问题也比埃拉尔普先生知道得多一些。我还可以引证一些其他的权威著作，如有必要，我可以再引证。

137. 关于保证条约问题，我们的看法已经表达得很清楚，我认为没有必要重述一遍。由于签订这项条约时的情况，由于它的内容，由于它是强加给塞浦路斯人民的，由于它是被用来攻击塞浦路斯的，还由于联合国宪章绝对禁止使用武力——这一点我认为任何人都不能否认——就我们来说，这项保证条约并不存在，这就是我们对土耳其政府和英国政府的回答，同时也是对那些认为塞浦路斯弱小就可以继续作为剥削的对象，就可以继续承认强权必然胜利这个概念的任何其他政府的回答。

138. 我希望再一次把话讲清楚：这种情况不能继续下去了。有的人侈谈宪章的有关条文，侈谈条约的神圣不可侵犯，说什么条约必须遵守，不能单方面加以废除等等，可是我却听到什么人说条约是不能强加于人的，没有听到什么人说条约不能包含违背联合国宪章的条款，我也没有听到什么人说条约不能成为侵略的手段。我认为某些人的看法，不仅在法律上，而且——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在道义上也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139. 塞浦路斯不象土耳其代表前几天所说的那样是一个地理概念。塞浦路斯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岛屿。远在入侵塞浦路斯的侵略者存在之前，远在世界上知道“土耳其”这个词或“土耳其人”这个词之前，塞浦路斯就已经发展了自己的文化。我认为，在我们这

⁸W. 霍尔，论国际法，第八版（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一九二四年），第345页。

个时代，塞浦路斯确实有权利得到较好的待遇，得到各大国的较好的待遇，特别是从那些自称要在世界上维护民主、自由、正义和自决权等理想的各大国那里得到较好的待遇。然而，在具体的问题上，这些理想却被置之脑后，我们看到的是自私自利和实用主义代替了这些理想。

140. 在以前的会议上，土耳其代表企图使人相信土耳其方面并不威胁别人。他力图使人相信土耳其没有威胁塞浦路斯，使人相信我们在这里的发言、争论、以及我们的控诉都是老一套，而且使人相信我们的预言从来没有成为事实。但是难道还要我再一次提醒安理会记起去年八月那几次被说成是为了恢复宪法、为了维护塞浦路斯领土完整的轰炸吗？

141. 土耳其的政策是很清楚的。我必须承认，自从英国殖民主义首先制订这种政策以来，土耳其便始终一贯地实行这种政策。我重复说一下，土耳其始终一贯地实行这种分治政策。我认为这里谁也不会硬说土耳其在一九五四年或一九五五年之前便实行这种分治政策。到了一九五五年，当塞浦路斯人民开始为争取自由、独立和自决权而斗争时，这种分治政策便突然产生了。就是在这个时候，土耳其突然对塞浦路斯问题感到兴趣。根据一九二三年的洛桑条约——我认为这是一个庄严的条约；这个条约是不能单方面加以废除的——土耳其放弃了对塞浦路斯以及前奥斯曼帝国所属领土的一切权利。这种分治政策是突然开始的。制订这种政策的人或许是伦诺克斯·博伊德先生，或者是伦敦别的什么人，可是从那时起，土耳其政府便始终一贯地实行这种政策。

142. 瓜分是最终的目标，但可以通过各种不同的步骤和阶段来实现。它可以通过联邦制来实现。在这次辩论中，没有提到“联邦”这个词。但土耳其前总理伊诺努先生前几天还抱怨土耳其现政府没有能够完成他所提出的计划：分治计划。当然，当埃拉尔普先生代表伊诺努先生的政府在安理会发言时，可能会否认所有这些事实——的确，安理会诸位代表应该记得埃拉尔普先生曾经否认过这些事实。如果土耳其当前执政的某些人将来下野后提到这个瓜分和分治政策时再说出真相，我是不会感到惊讶的。

143. 但我们不需要引证现在没有当权的人所说

的话来证明土耳其的政策是分治和瓜分的政策。埃拉尔普先生的发言就足以证明这一点。仔细读一读他的发言，逐点地去读。而今天早些时候在安理会发言的那个土耳其代理人，表面上他是向安理会提供情况，可是他的外交手腕比他的主子差得多——事情只能是这样。他在本安理会发言时，把话讲得很清楚，即在土耳其看来，塞浦路斯存在着两个实体。

144. 我有责任促请安理会注意某些威胁，不仅是对塞浦路斯的前途和领土完整的威胁，而且也是对世界和平的威胁。如果所有这些活动的目的是想创造条件使塞浦路斯变成一个新的巴勒斯坦，那是完全办不到的；那将意味着战争。塞浦路斯并不存在着两个政治实体。那里只存在着塞浦路斯人民。在塞浦路斯，确实存在着不同种族的居民。若干年以来，塞浦路斯确实存在着土耳其少数民族。他们是塞浦路斯被占领的年代所遗留下来的居民，正如今天还居留塞浦路斯的一些英国人一样。难道塞浦路斯的英裔公民——或英裔少数民族——也是一个独立的实体吗？难道他们也要求成为塞浦路斯行政管理的一个独立部分吗？或者要求分割塞浦路斯一块地区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些不幸的亚美尼亚人也许有权利得到比他们现在更多的东西——这里我不是指塞浦路斯，而是指其他国家。

145. 根据土耳其代表的说法，土耳其谋求和平解决这个问题。多么动听的言词：和平解决问题。这正是安理会所要实现的。这正是大会所要实现的。而且我要着重地告诉安理会说，这也是我们所要实现的。但当我们谈到和平解决塞浦路斯问题时，不能指望我们忘掉我们所坚信的一些原则，我们有权利认为这些原则也是联合国所坚信的。和平解决是件好事，但不能为了权宜之计而牺牲原则。这种情况在塞浦路斯曾经发生过，苏黎世协议和伦敦协定就是如此。所以发生这种情况，是由于其他国家为了权宜之计而随意牺牲原则。这一次可不能这样干了，因为塞浦路斯现在不是殖民地；我们不再受外国统治了；正如法国代表和苏联代表今天在本安理会所说的那样（我确信其他代表也会这样说），我们是一个拥有主权的独立的国家。人们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安理会某些代表就塞浦路斯问题所作的某些发言。但我必须强调我

们完全同意并感谢人们接受和确认了上述事实，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我才能荣幸地出席安理会并且代表塞浦路斯发言。

146. 和平解决——很好。这就是我们赞成安理会第一八六(一九六四)号决议的理由。这就是我们接受秘书长所推荐的第一位调解专员的理由，但他没有被另一方所接受。这就是我们接受秘书长所推荐的第二位调解专员的理由，但他不幸逝世了。这就是我们接受秘书长所推荐的第三位调解专员的理由，但他也被另一方所拒绝。他的报告也被拒绝接受。理由是，有关一方有权表示“不同意”，有权拒绝接受调解专员所提出的建议或提议。

147. 调解专员提出了他的看法和调查结果。人们可以就这些看法和调查结果发表意见；人们可以表示同意或不同意，可以提出保留或提出反建议。但我坚决认为，我国政府也坚决认为，联合国任何会员国既然接受秘书长根据安全理事会一项决议而推荐的调解专员，它就不能取代秘书长的职权而简单地解除调解专员的职务。这是土耳其方面不愿意谋求和平解决的表现。

148. 我们不能放弃我们的立场，那就是：和平解决——很好，但和平解决应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原则，符合塞浦路斯人民是一个单独的实体的原则。第一八六(一九六四)号决议对这个原则已经说得相当清楚，尽管埃拉尔普先生力图证明它不是这样。我认为调解专员在他的报告[S/6253]中也确认了这一点。我们希望通过联合国获得一种解决办法。

149. 有一种程序是深受我们欢迎的。土耳其经常声称它是信任联合国的。我认为目前是证明它信任联合国的好机会。让我们在安理会作出决定——不，不是我们，因为我们不是理事国——让安理会各理事国作出决定，塞浦路斯问题必须根据联合国原则在联合国内取得解决。我认为任何真正信任联合国的人(正如土耳其代表在前几天所表示的那样)都不会拒绝这一点。就解决办法来说，让我们接受联合国和联合国宪章的权威。这就是我们所要求的。我们没有别的要求。然而，如果有人来到这里说，不错，联合国规定了独立的原则，规定了主权的原则，但那些原则是

可以打折扣的——我认为这种说法只是口头上赞成联合国和联合国宪章，同时是对联合国和联合国宪章权威的一种直接破坏。

150. 有人说，塞浦路斯所颁布的法令是违反第一八六(一九六四)号决议的。非常不幸的是，有人时常力图对这项决议提出不同的解释。在三月四日的决议中，并没有谈到这样一种规定是必要的和恰当的，即塞浦路斯当局，或塞浦路斯议会，或塞浦路斯政府不得为了执行国家正常职能的需要作出各种决定或采取某种立法措施。

151. 当然，土耳其代表的确力图说明他们反对那两项法令的理由——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看法得到了联合王国的赞同——土耳其代表说，那些法令没有照顾到以前某些可能导致塞浦路斯分治和分裂的有害协议。我们无意保存塞浦路斯的分治，不管它是在哪里强加于我们的。我们无意容忍塞浦路斯的分治。不管塞浦路斯的政治前途如何，如果塞浦路斯要成为一个幸福之岛——我认为塞浦路斯有权成为一个幸福之岛，因为几世纪以来，特别是在最近，它是灾难深重的——如果要实现这个目标，一个必要的条件是，让塞浦路斯人民自由自在，不受外来的干扰和任何形式的外来干涉。他们不需要指导。他们不需要指教。改变一下老规矩吧！让他们自己处理自己的事务吧！给他们这个机会吧！目前还想不出别的办法。在塞浦路斯问题上，强行解决、武力、讹诈、阴谋都是行不通的。为什么不采取一个解决办法，让塞浦路斯终于得以自由自在地决定自己的前途，让它的人民重新团结在一起，象过去那样成为朋友和兄弟呢？如果继续在塞浦路斯撒播分治的种子，他们将不可能成为朋友和兄弟。如果完全排除了分治，塞浦路斯人民就将成为朋友和兄弟，成为团结一致的人民，成为拥有同等权利的同一国家的公民。总之，苏黎世协议和伦敦协定中所包含的分治是动乱的根源。这一事实对任何客观人士来说，对任何客观地判断局势的人士来说是很清楚的。我认为它对世界上任何国家的任何客观的陪审团来说是很清楚的。我确信它对安理会来说也是很清楚的。现在需要把实用主义撇在一边，因为在这个时代里，我确信联合国宪章原则是和现实主义相一致的。

152. 看一看整个世界吧！看一看世界上存在的问题吧！诸位将看到骚乱和不安，流血和死亡，以及对和平与安全的威胁，但这些情况只有在那些不遵守联合国宪章原则的地方发生，或者在那些过去没有遵守联合国宪章原则的地方发生。因此，我竭尽全力提出：在塞浦路斯问题上，除非毫无限制地和毫无保留地完全执行联合国宪章，否则就无和平之可言。在任何情况下，不能也不应该由于塞浦路斯是个小国，或者由于它不久之前所遭受的不幸——也许连同它过去所遭受的一切不幸——就把塞浦路斯看成是联合国的二等会员国。

153. 塞浦路斯也许存在一些问题。我们了解这些问题。我们知道如何处理这些问题；我们知道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如果诸位听信另一个国家的代理人的发言，诸位就不可能知道事实真相，诸位就不可能得到启发。依我个人的看法，如果诸位根据对形势的实际情况的了解而运用自己的判断力，诸位就会得到正确的结论。

154. 我知道这不是一个适当的论坛，或许也不是一个适当的时机来辩论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治解决。我只是冒昧地向诸位扼要地提出一些基本原则，如果安全理事会要在塞浦路斯地区最终成功地实现和平的话，在解决塞浦路斯问题上遵守这些基本原则是必要的。我重复前几天所说的话：让安理会作出决定允许塞浦路斯成为联合国的一个平等的会员国吧！诸位过去就是这样做的。根据联合国宪章，根据塞浦路斯的会员国资格，塞浦路斯本来是联合国的一个平等会员国，但当我说诸位应该作出这个决定时，我并不是指形式上的决定，而是要在座的每个人都作出决定，并且是自觉地作出决定。否则对和平就无所裨益。塞浦路斯人民，我是指塞浦路斯的绝大多数的人民——这里只消提一句就够了，塞浦路斯单是希腊族的居民就占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对联合国宪章原则的信心决不动摇。我深信他们做对了，我深信联合国也将认为他们是做对了。

155. 紧张局势的根源不在塞浦路斯。塞浦路斯所存在的紧张局势，是一种表面现象。依照我的浅薄看法，我们过去已经有机会证明，紧张局势的根源是存在于塞浦路斯之外。它存在于别人对待塞浦路斯的

意图之中；它存在于某些国家过去和现在对待塞浦路斯的态度之中；它存在于这样一种事实之中，即由前英国政府带进塞浦路斯舞台的土耳其，除非让它得到塞浦路斯一块土地——或得到另外一个国家的一块土地，正如人们所风闻的那样——它是不会轻易地退出塞浦路斯舞台的。

156. 只有一个解决办法。这个解决办法就是由每一个政府——也就是说，如果那个政府需要和平和正义的话——作出决定，必须让塞浦路斯自行选择自己的前途。除了塞浦路斯本身所提的保证之外，我认为不会有什么更好的保证。让塞浦路斯和联合国一道解决它的问题吧！如果存在着少数民族权利问题的话，我们准备讨论这些问题。我们过去就曾经和联合国调解专员讨论过这些问题。这个工作还没有完成——不是由于我们的过失，而是由于土耳其的立场使得调解专员无法恢复他的工作。

157. 我们听过不少关于所谓灭绝塞浦路斯土耳其族人的说法。我们听过那么多的数目字，有些数目字是今天第一次听到的——那么多的数目字，大数目字和小数目字——几百人被杀害，几百人被监禁，以及多少人被剥夺自由等等。我们是光明磊落的。在尊重塞浦路斯的人权方面，我们正在申请联合国来担保。土耳其对于伊斯坦布尔的希腊少数民族有没有象我们这样做？它准备这样做吗？我们大概可以同意这一点：土耳其将依照我们打算对待我们的少数民族的那种方式对待它自己的少数民族。让我们不要重提土耳其其他少数民族几年前的命运吧。

158. 有人引用了许许多多法理上的论点来证明今天荣幸地派代表出席这个会议的塞浦路斯政府不是这个国家的合法政府。我认为，这个政府派代表出席联合国这一事实，其本身就足够驳斥所有那些指责，驳斥所有那些歪曲事实的发言，驳斥所有那些不符合实际的发言。当然，任何国家的政府如果决定中止承认塞浦路斯政府——在目前的情况下我是指土耳其——那就应该痛痛快快地说出来，不要经常在安全理事会和其他场合侮辱我们。如果它不承认塞浦路斯政府，它不妨明白地说出来；但它不能一方面既承认塞浦路斯政府，另一方面又侮辱它，间接地或有时甚至直接地把它说成是非法的政府。

159. 我认为有些国家对待塞浦路斯的态度，也许已在国际关系史上创下了先例。我不敢说我知识渊博，但以我的浅薄知识，我认为在国际关系史上，你很难找到一个国家这样对待别的国家的其他例子。在我们的时代里，难道国家小就是一种罪过吗？我曾经认为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160. 今晚我不打算浪费诸位更多时间了。我已经占用了这么多时间，为此我衷心地表示歉意。但我希望向诸位保证，我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确信这是我的责任。今晚，我不打算提到一些事实；我不打算回答那些歪曲事实的话或那些捏造的谎言；我不打算向诸位揭穿那些伪造的东西——尽管，不幸得很，有不少伪造的东西。我只想在结束我的发言时再一次声明，安全理事会千万不要受骗上当而去接受某些看来虽然是无害、但到头来可能使安理会后悔的东西——也许将比我们更加后悔。

161. 安全理事会对塞浦路斯以及对和平事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我同意利亚蒂斯先生的发言，即第一八六(一九六四)号决议是塞浦路斯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我和约斯特先生的意见尽管有分歧，但我同意他的这个说法，即现在需要的是严格遵守这个决议。任何企图改变这个决议的行动——直接地或间接地，含蓄地或者通过表面上无害的措词——依照我的看法，其结果都不会改善局势，反而促使局势恶化。

162. 关于塞浦路斯问题的解决办法，我想再说一遍：解决办法只能有一个，这就是由塞浦路斯人民在不受外国干扰和外国干涉的情况下自由选择的解决办法。塞浦路斯不存在两个实体，存在的只是塞浦路斯人民。过去——一九五五年以前是如此；将来也必须是如此。依照我的看法，不管塞浦路斯人民自由选择的结果如何，这种抉择必须受到尊重，正如世界上其他国家在这种问题上的抉择所受到尊重一样。对于这种完全正常的法则，为什么塞浦路斯是一个例外？塞浦路斯决不能成为例外。

163. 我重复说一下：我们信赖和信任安全理事会；信赖和信任联合国大会；我们相信联合国宪章。

164. **埃拉尔普先生(土耳其)**：在这样晚的时刻，我将作极其扼要的发言。

165. 安全理事会有着许多令人钦佩的优点，其中最主要的优点是耐心。的确，安理会必须有极大的耐心来听取这样一篇长达一小时又十五分钟的独白式的发言，而在这篇发言中，没有提出任何一点言之成理的论据，也没有提出任何一点建设性意见。我们再一次听到那些站不住脚的老论点的无休止的重复。我当然无意一一答复这些论点；我在安理会的多次发言中已经作出答复——不过在这一次独白式的发言中，夹杂着一些侮辱性言论和含沙射影的话，那是必须给予答复的。

166. 然而，在答复之前，有一两点我必须先说明一下。我确实不想参加关于条约有效性的法理上的争论；我前几天已经把我的意思讲得非常清楚了。当然，基普里亚努外长喜欢引用芬威克、奥本海和霍尔这些著名的国际法学家的话，这些法学家的国际法学识比我高明得多，但显然还没有基普里亚努外长那么高明。这种法理上的争论，有它的时间和场合，也许在大会开会时，我们可以在大会上辩论这些问题。

167. 至于保证条约问题，仅仅说它不存在，仅仅希望它消失，并不会使它消失。它是存在的；这个条约赋予我们的权利是存在的，如果必要的话，我们将行使这些权利，但愿无此必要。向安全理事会或联合国其他机构求援，期望安全理事会或联合国其他机构会把这项条约撕得粉碎，那是白费力气的。

168. 基普里亚努先生的发言里有一两个矛盾非常突出，必须给予指出。例如，其中一个矛盾是，基普里亚努先生说，即使意味着战争，塞浦路斯政府也决不会承认土耳其族居民是一个政治实体。可是，第一八六(一九六四)号决议却承认土耳其族居民是争执中的一方。

169. 基普里亚努先生接着又说，他想在联合国寻求一个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办法——他这样做，是把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决议撇在一边。他这种主张是为了让希腊族塞浦路斯政权得以在塞浦路斯岛上处理自己的问题。这位外长说：“也许存在一些问题……我们知道如何处理这些问题；我们知道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当然，我们也知道，我们知道你们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使用屠杀、武装进犯、蚕食的办法。我

不知道联合国的良知是否会允许希腊族塞浦路斯政权采取这样的解决办法。

170. 基普里亚努先生谈到了土耳其的各少数民族问题。人们不禁要问,根据保证条约,到底土耳其是塞浦路斯共和国的一个保证国呢,还是塞浦路斯共和国是土耳其少数民族的保证国呢?

171. 至于那些含沙射影的话,那就是关于土耳其政治家当他们执政及在野时所发表的有关土耳其的意图的谈话。当然,这是毫无根据的。不管他们是执政或在野,土耳其政治家都是团结一致地为了实现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在一个联邦政权下的塞浦路斯的独立和政治及领土的完整。我说“一个联邦政权”,是由于我们相信,只有这种政权,只有这种宪法体制才能给土耳其族居民以充分保证。这一点从来就是毫无疑问的。我们并不寻求分治;我们寻求的是塞浦路斯的独立。

172. 至于那些侮辱性的话,我认为基普里亚努外长是要求人们向他提供一些先例,证明一位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应邀向安理会提供情况的体面的绅士有权说出事实真相以及说出他的想法。其实先例是不少的;凡是应邀到这里来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充分自由地说出事实真相和他的想法。如果他在这样做的过程中,说出了一些使在座某些人感到受不了的话,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另一方面,如果无此先例,也不妨创造一个先例,以便防止出席安理会的某一会员国的代表放肆无理地侮辱一位向安理会提供情况的绅士。

173. 令人遗憾的是,议事规则不允许那位绅士反驳别人对他的名誉的攻击。因此,如果允许我给予反驳的话,我将用简单的几句话加以驳斥。基普里亚努外长使用“卖国贼”和“外国代理人”这些字眼。我断然拒绝这些字眼。登克塔什先生是自由选举出来的土耳其族民族院议长。他遭到塞浦路斯希腊族的迫害,不允许他回到塞浦路斯岛,这不是由于他犯了什么罪,而是由于他坚持他的本族居民所拥有的宪法权利。粗略地说,“卖国贼”这个词或“代理人”这个词的定义,是指一个为另一个国家的利益服务以致损害他自己的国家的人。如果承认这个定义的话,那么,我相

信登克塔什先生本人的发言中有不少的话足以指出什么人符合这个定义。

174. 基普里亚努先生(塞浦路斯):我想谈一谈埃拉尔普先生所提出的三个论点,这些论点很值得注意。

175. 第一,今晚他清楚地表示,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唯一办法是成立一个联邦政权。关于这件事,他跟塞浦路斯人民磋商过没有?这是不是意味着又打算把这个解决办法强加给塞浦路斯?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他,如果他不同意我代表塞浦路斯全体人民发言,那么,我仍然坚持我是代表塞浦路斯百分之八十的居民发言,另外还要加上相当大的比例的土耳其少数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他想到的那个解决办法是绝对行不通的。如果你想把这个解决办法强加于人,那么,我要求你自己作出结论,看看会有什么后果。

176. 如果有人对某些问题还模糊不清、有所怀疑的话,那么埃拉尔普先生用他的发言说出了他的心思,而且明确地说出了这种心思,这在某种程度上帮了我的忙。他明确地说,土耳其决定要用土耳其决定的办法来解决塞浦路斯问题,那就是塞浦路斯不能有法律,不能延长政府的任期或延长总统的任期。然而土耳其是忠于联合国的。我认为,从埃拉尔普先生刚才的简短发言中,诸位就能够了解局势的真实情况了。在向诸位暴露土耳其的意图这一点上,他也许做得比我好,好得多。

177. 他提出的另一个论点是,保证条约是存在的,土耳其的权利是存在的,如果必要的话,土耳其将行使这些权利——当然,他又加上一句话“但愿无此必要”。保证条约是不存在的,但摆在安全理事会面前的问题不是一个法律问题,而是一个意图问题。土耳其想要行使的这些权利是什么呢?是不是要使用武力?诸位有责任认真地注意到这一点。如果不是指使用武力的话,埃拉尔普先生也许不会使用这句话:“如果必要的话……但愿无此必要。”

178. 在这里,埃拉尔普先生又帮了我的忙,因此我有些感激他,因为诸位所面临的问题是土耳其的真正意图。当然,他们没有告诉我们他们要在什么时候或用什么方法来行使那些权利。他们没有告诉我们

他们要在什么时候或用什么方法，从空中来或从海上攻击塞浦路斯。但这个意图是存在的。

179. 这是安全理事会所要关心的首要问题，它是属于安全理事会基本职责范围内的事，因此，我应提醒诸位注意埃拉尔普先生的发言。

180. 在他所提出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论点中，他采取有些否定和有点蔑视的态度，力图贬低我所作的有关塞浦路斯问题的解决办法的发言。我的发言的大意是：塞浦路斯人民能够而且准备和愿意生活在一起，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秘书长在他的一个报告中也使用了类似的措词。埃拉尔普先生说：“使用屠杀方法”。他说我们要屠杀土耳其人——又是老调重弹。

181. 我重复说一遍，我们希望同联合国，同联

合国调解专员，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同联合国大会一道解决塞浦路斯问题。关于屠杀以及继续危及土耳其少数民族生命的问题，我重复说一遍，我们申请和要求联合国来担保。在这个世界上，有多少国家愿意象我们这样做呢？

182. 今晚，我不想再说什么了。我本来以为这可能是一场非常短的辩论，不料却变得相当长。我诚恳地认为这不是我的过失，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我感到有必要去答复那些不时在安理会上重弹的老调，那就只好请大家原谅我了。

183. **主席：**经过协商，我了解到安理会各位代表同意在下星期一继续讨论议程上的这个议题。因此，我建议休会，到八月九日星期一下午三时复会。

下午六时三十分散会

كيفية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يمكن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من المكتبات ودور التوزيع في جميع أنحاء العالم . استعلم عنها من المكتبة التي تتعامل معها أو اكتب إلى :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 قسم البيع في نيويورك أو في جنيف .

如何购取联合国出版物

联合国出版物在全世界各地的书店和经售处均有发售。请向书店询问或写信到纽约或日内瓦的联合国销售组。

HOW TO OBTAIN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may be obtained from bookstores and distributors throughout the world. Consult your bookstore or write to: United Nations, Sales Section, New York or Geneva.

COMMENT SE PROCURER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sont en vente dans les librairies et les agences dépositaires du monde entier. Informez-vous auprès de votre libraire ou adressez-vous à : Nations Unies, Section des ventes, New York ou Genève.

КАК ПОЛУЧИТЬ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можно купить в книжных магазинах и агентствах во всех районах мира. Наводите справки об изданиях в вашем книжном магазине или пишите по адресу: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Секция по продаже изданий, Нью-Йорк или Женева.

COMO CONSEGUIR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Las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están en venta en librerías y casas distribuidoras en todas partes del mundo. Consulte a su librero o diríjase a: Naciones Unidas, Sección de Ventas, Nueva York o Ginebra.
